

留白



小时候与父亲常常在林间走。家的门口有一片茂密树林，密不透风的林子，很多树都倾颓了，倒下去，巍峨的样子不再。

“种得太密了。”父亲说。

林子要空旷疏朗，要有风，要吹得进那些饱满而湿润的空气。

小时候与父亲下围棋，三招两招就败掉了。

父亲就在旁边笑我。“总想多占位置，挤得满满的。”

“要留眼。”他说，“那是气眼，不留眼，就全堵死了，以为全盘是你的，其实很快就死了。知道戏曲演员吗？一大段反二黄唱下来为何气息不乱，因为唱戏的时候要留气口——你根本听不出来，但演员却换了气，给自己留出了喘息的机会。”

当然还有国画。

西方油画满满的，到处拥挤，没有飞白和留白，看上去有侵略之感——要缴获你的一切。看久了，整个人会陷入一场动荡与不安之中。但少年时一定要看，少年时喜欢西方油画和哲学，势必

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，可以让少年呼啦啦地飞，更加纵横驰骋——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”，那是少年应该有的狂态。

一大箱20世纪90年代的磁带，全是外国摇滚乐。很多本哲学书，尼采、萨特、黑塞。那时的迷恋也自有跋扈的道理。

及至有一天，看到弘一法师“悲欣交集”四字，看到中国画里的留白，书法间笔墨行走的飞白，突然心悸，突然感觉浮生里，原本应该有这般踏实肯定的东西。看似空灵，实则打通了一条通向内心的道路。那么曲折，却又那么幽深。

中国山水画，倘若没有留白，笔墨之间，倘若没有飞白，那画，就是死在柜子上的金凤凰，再金贵，也飞不起来。

成长和厚重的过程是独自留白间悟出滋味的。

年龄长了，人生是往回收的。必然由西方到东方，西方侵略控制你意识，东方读你、懂你、慈悲你。而留白，是给你的那段时

间，让你在苍绿的空间里，听着时间之绿水，从空旷的屋檐下，滴答、滴答，落下来——你尽有苍绿，却绿得这样盎然。

人生更要留白。心灵地貌太挤了会没了自己。留白恰到好处，是禅的最高境界——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。有禅语叫“吃茶去”，简单三字，也是留白。

好的留白人生，一点就破，一参就透。提前老去是幸福的——如果还有一张年轻的容颜，那是上天所赐的福报。如《圣经》上所说，你们的一日是千年，而我是千年一日。

这二者，如果修得心简心明，那么风就是长满了绿意的水，站在时间之岸上，哗啦啦地吹。

此时，不是空白的消沉和低迷，是留出时间了，可发呆，可思想，可贪恋那世间鲜衣怒马，只要喜欢。

如果觉得虚度其实是给自己逼仄的空间充电，那么，这样的留白，已经是海阔天空，更是无人能染指的好光阴。

(雪小禅)

种了芭蕉，又怨芭蕉



不久前，我遇到一个旧识。我记得，每次看见他，他都是同样的苦瓜脸和不快乐，十年如一日。“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安安静静过日子，不再为五斗米折腰。”我按捺不住，对他说：“你如果不喜欢应酬，大可以不去。”“唉，这你就不懂啦！我……我做这行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……”他忽然又护卫起他最憎恨的事情来。

事实上，应酬与他的工作并没有必然的关系。我看得出，在他抱怨的时候，他的眼睛炯炯有神，无声地诉说着爱恨交织的情绪。

我缄默了。就让他爱恨交织下去好了。他只是在为他的无奈找听

众，并不期待解决任何问题。真正认了命，就不该有怨言，不是吗？

从前，有这么一副对子。诗人嫌院子里的芭蕉风来发出沙沙声，雨来滴滴答答地响，吵得人不能静心入梦，便挥毫写下：

——是谁多事种芭蕉？早也潇潇，晚也潇潇。

诗人的妻子，慧心独具，戏笔完成下联：

——是君心绪太无聊，种了芭蕉，又怨芭蕉。

芭蕉可不是你自己种的吗？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种了芭蕉，又怨芭蕉。

只因一念之差。

(吴淡如)

克制

为什么我在生活里一直克制自己？也许是因为

对一切微小的美好都有畏惧之心。美是一种光，触到手心，空落无着，但人人都爱追寻它。即使美总是从恶的部分提炼和分离而出，它们原是共同存在，互为一体，密不可分。所以，人要对美格外小心。

某种渴望被淹没、冲击、打翻和摧毁的激情，依旧在内心发出声音。仿佛来自远方大海的浪潮起伏，使人总是跃跃欲试，无法平息。世间一切美好的幻象或严酷真相，都应与它们交手过

招，而不是擦身而过。不要害怕那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自己。

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也只有坚定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才能做完一些事情。若一颗心放出去，面对那么多参照映衬以及纷乱选择，还有众多标准和概念的干扰，该如何走路大概都是问题。一条狭窄的小道，走到黑，走到头，胜过在人群熙攘的大广场里游荡徘徊。

在大广场，你只学会游戏和娱乐，失去方向，没有目标。而那个孤单坚定的人，他已经上路。

(安妮宝贝)

